

两匹老马的回忆

庞天舒 / 著



Liang Pi Lao Ma De Hui Yi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LIANG PI LAO MA DE HUEI YI

两匹老马的 回忆

庞天舒 /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DAZHO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匹老马的回忆 / 庞天舒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9

ISBN 7-80171-013-4

I. 两...

II. 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932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51 千字 插页 2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定 价:11.00 元

作家通过两匹老马的回忆，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生动地讲述了人与动物的故事，同时，也向我们叙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特色，描绘了广阔雪原的美景。本书能使读者陷入长久的神秘感觉和激动心情之中。



目 录

第一章 松坦莫日根	(1)
讲述者：老马莫乌热	
第二章 寻找一个家	(15)
讲述者：母马阿吉娜	
第三章 精明的狗贩子	(31)
讲述者：老马莫乌热	
第四章 娜达莎与玛柳卡	(47)
讲述者：母马阿吉娜	
第五章 战士的爱情	(65)
讲述者：老马莫乌热	
第六章 圈套	(81)
讲述者：母马阿吉娜	
第七章 新朋友	(96)
讲述者：老马莫乌热	
第八章 营救与诱捕	(111)
讲述者：母马阿吉娜	
第九章 大坏猫的雄心	(125)
讲述者：老马莫乌热	
第十章 巧戏狗贩子	(141)
讲述者：母马阿吉娜	

第十一章 友情与忠诚.....	(158)
讲述者：老马莫乌热	
第十二章 最后的家园.....	(175)
讲述者：母马阿吉娜	

第一章 松坦莫日根

讲述者：老马莫乌热

男孩波尔哥出生那年，我颈上浓密的长鬃开始变得灰白，这表明我已迈入一个庄重的受人尊敬的年龄，不知不觉的，我的步履端庄而缓慢，我的表情从容而安详，我的眼神超然而意味深长，不再像以前那样喜欢躁动不安地蹦来跳去，为一点点小事就咋咋呼呼，大喊或大叫，比如，听到村里某个公马出于嫉妒在漂亮的母马面前说我的坏话，我就要怒气冲冲地找它算帐，在傍晚主人卸下我身上的鞍具时，嘶叫着跃出马厩找那家伙大打出手。不，现在我决不再干这样冲动的东西，尽管我依旧把我的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我已学会一种老者们所具有的美德，那就是宽容，我不再去斗架，不再朝主人咆哮，不再对食物挑挑捡捡，甚至看到母马们优美的姿容也不再脸热心跳想入非非。

主人松坦莫日根说：“瞧，莫乌热，你真的老喽！”

我点点头，看看这鄂伦春最出色的猎人也已经变白的头发和胡子，他就哈哈大笑起来，说：“对，没错，莫乌热，我们都老喽，我们是一对老伙计！”

松坦莫日根这样说着，可他骨子里并不服老，依然在冬天背上他的牛角硬弓骑上我进山打猎，老头的箭法依然是无人能比，力气却大不如从前，谁不知老头年轻时力能缚虎擒熊，他的名气响遍这方圆几百里的林区。做为他的乘骑，我也风光得很。一个

来林区写生的画家将我俩一并入画，画中，我四蹄生风，长鬃飞扬，我背之上，英武的松坦莫日根弯弓射雕，俨然一副古代部落英雄的风采，我自然就是马中之魁。

后来，一位作家又将我俩那一次次的行猎写成精彩的小说，这下子，那些看似普通的狩猎经历变得不寻常了，连我读了也觉着自己真的很了不起，“只见那花斑猛虎的眼睛兴奋地闪着，大舌头沿着嘴边舔了一圈，爪子一缩，腰儿一弓，准备扑向面前的这匹马和这个人，松坦莫日根先发制人，他的靴子磕磕马肚，枣红马莫乌热一跃而起，无畏地嘶叫一声，松坦莫日根张弓搭箭，‘嗖’地一声，红翎箭正中猛虎面门……”

这段文字很是让我得意，也让村里的母马们围着我嘁嘁喳喳，它们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马类见到虎就本能地退缩，乱了方寸。自从世界上的第一匹马丧于虎口，恐怖的记忆就一代代地传了下来，草食类动物永远畏惧肉食类动物，我们是它们的食物，这是大自然定下的永恒法则，你怎么可能超越这法则呢？我回答：因为我是莫乌热，是鄂伦春最勇敢的猎人的乘骑。响当当的回答引起它们一片惊呼，接着，它们纷纷向我表达爱慕之情，在一个动人的金色秋天，村中最美丽的母马阿吉娜扑入我的怀抱……当然，这些事都已成为遥远的回忆了。还是继续说松坦莫日根吧，老头倔极了，非要与年轻猎人争高低，如今，森林的面积在减少，野兽的数量更是骤减，我们已连续几个冬天没有看到虎的踪影了，熊的影子也难觅。距我们村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林场，与林场做邻居真不是好事，你会亲眼目睹一棵棵百年大树被轰然伐倒，目睹大地寸寸缕缕地被剥掉皮肤，伐木工人拉着悠扬的长腔喊着：“顺山倒——”树木就发出清脆的断折声和沉重的倒地声。村人甚至还亲自参与这一场又一场的绞杀。你想，在林场干活，拿工钱，仔细算算，可比种地打猎划得来。在冬季狩猎期到

来之前，猎人们大都在林场伐木，他们对这种生活十分满意，兴致勃勃地围剿自己的生息地。林场吸引来很多人，一些外地的汉人便是在这时涌来的，他们在小村定居下来，一个叫张大鼻子的汉人就是这样同老松坦家做了邻居。二十年的工夫，那种蔽天遮日的原始老林在这一地区已经不存在了，伐木工们向远处的林带进发，林场也随之移走，但大鼻子一家留下来，他似乎鄂伦春化了，身着狩猎民族的服饰，马骑得同鄂伦春人一样地道，猎枪打得极准，他像鄂伦春猎手一样熟知猎物出没的规律和打猎的种种技巧。去年，在老松坦空无收获时，张大鼻子骑着他那匹快捷的大青马在远方的山林里成功地猎到了熊。老松坦一个劲儿地怨我的脚力，“唉，老伙计，你就不能跑起来吗？像你年轻时有过的闪电般的速度？！”

我累了，我想卸下身上的鞍具，去度安闲自在的晚年，我希望老松坦也能有这样的想法，孙子波尔哥已经会叫爷爷了，老松坦该把心思全部用在小孙子身上。波尔哥是个可怜的孩子，父母在他出生不久就先后病死了，老松坦是他惟一的亲人。老头要明智的话，就该让自己多活些年，养大波尔哥，而不是年年去与冰雪猛兽打交道。

鄂伦春人早就过上了安居的生活，政府出钱让他们盖起砖瓦房，可老松坦偏要住在传统的“仙人柱”里，就是鄂伦春人为适应游猎生活而创造的一种简陋住房，用30多根木杆搭成半张开的伞形架子，夏天覆盖上凉爽的桦皮围子，冬天则是温暖的狍皮围子，这种房子拆迁容易，早年间游猎时，只需取下围子用驯鹿驮走即可，到了新地点，就地取木材，搭起架子，一座新“仙人柱”就耸立起来了。但这原始性住房到了今天就显得太寒伦，极不适宜定居，想想吧，谁不愿意在屋中盘个热乎乎的火炕？而“仙人柱”里，只能在地中央升起一堆篝火，人们围着火堆烧饭

睡觉；谁不想有一座结实的住所，在暴风雪来临的夜晚也能安稳地做梦？而“仙人柱”在风雪之夜就摇荡成波浪上的一叶小舟。你没法儿让老松坦弄懂这些，他固守“仙人柱”就像他固守弓箭而拒绝猎枪一样，在老头儿看来，用枪撂倒野兽算什么本事？小孩子也能成，一个真正的猎人该用一手好箭法为他赢得荣耀。那些年，老松坦在满载而归时从不拔下猎物身上的红翎箭，让那些红翎像旗帜一样在村人面前招展，人们就赞叹着，夸奖着，老松坦这时如得胜的古代部落酋长一样雄赳赳地骑在我的背上，目不斜视，满面傲然之气，肩上醒目地背着他那副著名的祖传牛角硬弓。

盛夏清凉的晚上，老松坦就坐在大榆树下，装了一袋老旱烟，一边美美地吸着，一边给波尔哥讲述牛角硬弓的故事，这个家族一代一代的莫日根用它为自己赢来了英名，可以一直追溯到老松坦爷爷的爷爷，“所以，你，波尔哥，有一天注定要接过这张硬弓，成为一名出色的猎手，一名莫日根（英雄）。”这是老松坦每晚故事的铿锵的结束语。他甚至已经为波尔哥想好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决定在他接过硬弓时同时赠予，“阿格弟莫日根”，这是猎骑民族史诗中一位大英雄的名字。我卧在一旁，用一个明智的老者的超然目光望着另一个不明智的老者，我以马类的语言道：“唉，老松坦，波尔哥长大的时候，山林中的野兽早都灭绝了，林子也让人类砍光了，波尔哥的红翎箭射向哪里呢？你应当让这孩子去过另一种生活，一种完全不同于你的新生活。”

老松坦无法理解马类的话，对我的忠告毫不理会，但波尔哥听懂了，我早就发现这孩子有一股天生与动物相通的灵气。他父母故去后，粗心的老松坦自然不会像女人那样整日把个婴孩抱在怀里或吊在背上，他把波尔哥放到门前由他玩耍去。婴孩爬到邻居张大鼻子的小院里，与他家的大黄狗黄瘸子、大鹅闹闹、大坏

猫棒棒、芦花母鸡呆呆一块儿玩，这些小东西在前院吵吵闹闹，又喊又笑的，有时小东西们一起拥到后院的马厩里，我从前的情人母马阿吉娜正在厩里安静地吃草，她老了，牙齿松动了，可此时她的体态呈现的是另一番美，夕阳之美，她那雪白丰厚的长鬃堆在头颈，昔日脉脉含情的美目如今变成一位祖母应有的慈祥眼眸，面对老祖母，你就不会去品评它的毛皮暗淡无光，它的身姿是否苗条，你该用富态和雍容去形容它了。它对爬到她身边的婴孩极尽祖母之爱心，温柔地舔着他，低声唤着他，对他说：“波尔哥，小马驹一生下来就会走路，你已经快两岁了，还在地上爬，站起来呀，小乖乖！”

波尔哥抱着阿吉娜的腿，真的晃晃悠悠地站起来。阿吉娜发出祖母的浑厚笑声。我的厩距阿吉娜不远，清楚地看到这一幕。波尔哥继而又在阿吉娜的鼓励下学会了走路，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学会了我们动物所有的语言。我以我见多识广的高龄和我沉甸甸的资历来看这件事，都是神奇而不可思议的，我决定以我的方式教育波尔哥。我要他首先学会爱，这是一个人活在世上顶顶重要的事。猎骑民族永远不会去爱野兽，他们靠狩猎为生，就像肉食动物以草食动物为生一样，你能指望一只老虎爱一头鹿吗？猎人偶尔会对兽类表示出怜悯，比如鄂伦春猎手从不射杀正在交配的野兽，不杀怀孕的母兽和刚出生的仔兽等等，可这决不是爱，而是为了维护野兽种群的数量，说到底还是维护人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兽类早晚要被架到他们的火堆上烤成香喷喷的肉食。

我也是在上年纪时才明白爱的必要性，在我还是一匹小马驹时，我以为世界就是一片大山林，当我成为年轻强壮的公马时，曾载着老松坦向北走了一个月，也没有走出茂密的山林，驯鹿、狍子、狼、熊、虎多得像秋天大山的果实，可现在呢，站在老松坦的“仙人柱”前，望到的是一片连一片的秃山，什么都没

了，我不禁对我年轻时的尚武热情开始深刻的反思，我与老松坦合谋在这大山林里进行过多少杀戮啊！而老松坦却依然沉浸在他的英雄神话里难以自拔。

我一向感觉，老松坦应当生活在远古，他真不该降生在这个世纪，他的性格、作派，他的一切一切都跟今天格格不入，或者说，他就是远古留存至今的一块活化石。人们在背后讪笑他，小伙子们夸张地学着他肩背红翎箭的神气模样。狩猎季节一到来，老松坦就开始仔细地打扮自己，身穿“道布吐恩”（皮袄），外罩“苏恩”（皮袍），头戴“灭塔卡”（狍头皮帽），脚蹬“奇哈密”（皮靴），也给我披挂上一身出猎的行头，我俩昂昂扬扬地上白山，下黑水，在山野中转悠十天半月，却连野兽的影子也看不到。空手而归的滋味不好受，逢着这尴尬的时刻，我们就在村外蹭到天黑，然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似乎做了贼一样。

波尔哥六岁了，在夏日午后闷热冗长的时光里，老松坦躺在“仙人柱”内睡觉，小家伙就跑到马厩里同我谈天，我给他讲述这大山上发生的故事，讲人类是怎样猎捕憨傻的驯鹿，他们发明一种鹿哨叫“乌力安”，吹起来同公鹿的叫声一模一样，当鹿群中的公鹿一听到“乌力安”的声音，就以为是别的公鹿要来劫持自己的母鹿们，便朝叫声的方向跑去，顺利跑入猎人的包围圈；猎手们还常常披上兽皮，扮成野兽的模样，令它们发生错觉，以为走近的是同类，某个天真的野兽还主动上前友好地舔舔他，猎手这时猛然亮出他的短匕……波尔哥会伤心地大哭起来，哀痛驯鹿的不幸。我还给他讲熊与鄂伦春人的故事，很早以前，鄂伦春人不猎熊，因为熊被认为是他们的祖先，他们对熊不能直呼其名，而要叫它“雅亚”、“太帖”，就是祖父、祖母的意思，传说太古时，母熊抓走了一名猎人，把他关到山洞里，强迫他与自己一同生活，不久，母熊怀孕，诞下一只幼熊。一日，母子俩外出

寻找食物，洞口没有堵严，猎人就逃了出去。他没命地跑着，一口气跑到江边，跳到一只顺流而下的木排上。母熊回洞，发现丈夫跑了，便带着幼熊沿脚印追到江边，看到了木排上的丈夫，母熊站立起来，用前肢和凄婉的呜咽召唤他，但他毫不理会，一副无情无义的样子，母熊这时愤怒已极，抓起幼熊，一撕两半，将一半抛给了丈夫。就这样，被分成两半的幼熊，跟母亲留在林中的仍为熊，随父亲回到人类世界的即是鄂伦春人。所以熊在鄂伦春的图腾崇拜时期是受到保护的，只是后来人们的宗教观念发生了变化，或者说，是人们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敢，仅仅射杀驯鹿和狍子已不能满足他们的荣誉感，他们一定要去向猛兽挑战，便将弓箭指向了熊。杀自己的血缘近亲，猎人没有负罪感吗？有！而且有十分沉重的负罪感，但是人类非常聪明，要不他们怎么能成为地球的统治者呢？他们凭什么呢？他们没有进化出猛兽的尖牙厉齿，没有硬角和尖锐的爪，凭身体他们根本无法在厮杀中取胜，可他们有异常发达的脑，这就足够了，足以使他们驾驭世界。猎人发明了一整套洗清自己罪责的办法，每猎杀一头熊，他们都要举行一整套繁琐的风葬仪式，他们先是把熊头割下来，小心地用草裹好，恭恭敬敬地放到木架上，然后跪下来给熊叩头，他们喃喃地说：雅亚、太帖，我们不是真心想杀死你，是你先吼叫着向我们扑来，我们实在是为了自卫呀迫不得已呀云云。接着点火燃草，让缭绕的青烟熏着熊头，以祭祀熊的亡魂。之后，猎人们一面发出“嘎嘎”的声响，一面把熊肉运回部落，架火煮烧，人们继续虔诚地“嘎嘎”，一边嚼食香喷喷的熊肉，吃剩的熊骨决不能随意丢弃，全部落隆重地为熊举行风葬，由四名青年猎手抬着排列整齐的熊骨，在送葬队伍的护送下，来到选好的两棵大树跟前，将熊骨高高地架起来，燃起去除污秽的青烟，送葬的人群装模做样地发出哭声，真好像死了至亲之人一般。

我的讲述对波尔哥起了作用，到了晚上，当老松坦给他叙说那些引以为自豪的英雄家族史时，一点儿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他没有像祖父期望的那样拿出猎人后代的豪壮，他会反问，人为什么要欺骗动物？为什么要杀死它们？它们是我们的朋友！当他爷爷又抛出那句响当当的结束语时，波尔哥就回敬：“我永远不做猎手，不当莫日根，也不要这张弓。”

做爷爷的简直气坏了，孙子竟然要跟野兽做朋友！他猛地磕了磕烟袋，双手握握孙子结实的小胳膊，捏捏他圆鼓鼓的小腿儿，拍拍他胖乎乎的小脸蛋，这孩子不孬弱呀，活脱儿是莫日根家族强壮的种呀！夏天过去了，秋天又来到，秋末，老松坦还是没有完成他的英雄启蒙教育，这个小人儿愈来愈坚定自己的信仰，这让老松坦百思不得其解，小孙子并没有接触什么人呀，他整日不是在马厩玩耍，就是与张大鼻子的那群家养动物嬉戏，老松坦常对着我叹息，气愤地发问：“究竟会是谁呢，老伙计？”

“是我，正是你的这个老伙计干的好事！”我用人类狡黠的眼神望着他。

老松坦叹了一口气，默不做声了。波尔哥不争气，让老松坦觉得莫日根家族的荣耀就要在小孙子的手上断掉了，他痛心疾首，只有独自搂着一壶老酒解闷。

阿吉娜在傍黑天来与我闲聊时，说：“莫乌热，你这老东西把主人的教育计划全都打乱了，你干嘛要掺合人类的事情呢？”

“妇人之见！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让波尔哥学会了爱，爱！阿吉娜，你应该比谁都更理解这个字眼。”

阿吉娜羞愧地垂下头，轻声道：“你是对的，莫乌热，爱是一种多么美好的感情！我经常在这样动人的黄昏里回忆你我曾有过的爱……”

我咳了一嗓子，做出庄重的模样，我发现大鹅闹闹正在朝这

里探头探脑，这家伙一点儿没有鹅类安分守己的习性，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它是鸭子孵出来的，它像它那嘴尖舌快的鸭妈妈一样喜欢到处张扬，常把偷听来的情话四处传播，以此寻开心。我可不想成为它的扁嘴巴里的笑料。

冬天到来时，村子里流传着一个消息，说国家即将颁布禁猎令了，猎人甚至不许射杀一只山鸡，不久，村长哈大迷糊正式对村人宣布：腊八那天，法令开始生效。这就是说，行猎的日子仅剩几天了！但村人们却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想想吧，即使不禁猎，这山上也没有什么野兽可猎了，村中大多数青壮年猎手已经在琢磨着改行干别的营生了。张大鼻子早在秋天时就把他那匹年轻矫健的大青马卖了个好价钱，并用这钱买回了一辆摩托，我们管那玩意儿叫电驴子。电驴子整日载着大鼻子“突突”吼叫着在土路上来回穿梭，鼻子媳妇骄傲地告诉别人：

“我们鼻子也学着山外的人做起生意啦！”

可老松坦呢，却在打进山的主意，他一边给我捆紧鞍具一边说：“老伙计，我知道你四蹄懒了，心气儿散了，可你咬咬牙，咱们再最后干一场，你就彻底休息了，我再也不捆你绑你，你想在圈里卧多久就卧多久，想到你的老情人阿吉娜那儿去遛遛，也随你。”

这天，一场暴风雪没头没脑地砸来，下的是北方林区常见的那种大烟泡雪，风呜呜地鬼哭狼嚎一般，雪在风中发狂地打着转儿，天像一眼深不可测的黑井，急骤的雪瀑瞬时铺满了山峦，远远的天边响起阵阵滚雷，糟糕，冬月响雷，这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啊！山神白那恰发怒了！雷神阿克第恩都力也怒气冲冲，一手拿凿，一手持锤在狠命擂打，它在寻找讨厌的鱼鹰沙加和可恨的飞鼠翁卡伊，因为两个鬼东西总在同雷神逗趣，呲牙咧嘴地学着它打雷闪电的样子，雷神就追着他们，沙加钻进深水，雷神无法击

穿水潭；翁卡伊说自己住在最硬的树上，而实际上它躲进最朽的树木洞窟里，雷神劈折了硬木树，找不见翁卡伊，气得暴跳，在漫天的大雪中打着滚……老松坦的“仙人柱”摇摆起来，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仿佛随时会轰然倒塌。波尔哥已被送到张大鼻子烧得热烘烘的砖瓦房里，交给鼻子媳妇。老猎手整装待发，神情格外肃穆。大鼻子追出来喊道：“大叔，你疯了？瞧瞧这鬼天气吧！我敢说连野兔都藏了起来，如果这该死的山上还有兔子的话。”

“鼻子，你不相信你大叔能猎到一只雅亚吗？”老猎手说。

大鼻子睁圆他的眼珠子：“你要猎熊？！”鼻子是汉人，所以他不用忌讳鄂伦春人的某些禁忌，对熊从来都是直呼其名。

老猎手胸中鼓荡着最饱满的激情，他眯起双眼望着漫天的风雪，像是在自语：“我已听到雅亚的声音，像我以前曾经听到的一样，它在吼，在同暴风雪一起发怒哩！”说罢，老猎手牵着我头也不回地踏进暴雪。

鼻子媳妇出来在丈夫耳边低声道：“你没觉着老头想猎熊想得快魔怔了吗？”

“老家伙已经魔怔了。”鼻子嬉笑着：“他听到黑熊的声音，黑熊在唤他：‘来吧，了不起的松坦莫日根，我在这儿！向我证明你的勇气吧！’”

我们行走得艰难极了，雪没膝深，很快就将没到大腿，天冷得要命，气温估计已降到零下40度。更要命的是能见度等于零，飞舞的大雪使眼前一片迷乱，根本看不清方向，幸好是熟悉的道路，我们完全跟着感觉走。出了村子，走出二里地，就到了黑龙江边，顺着江边再行很长一段路，拐进一片山林，那是鄂伦春人近些年经常光顾的猎场，方圆百里，属宝青山的一部分，此地原来生长着高大的落叶松，是真正的原始森林，50年代，这儿成

了伐木人最先围剿的地方，人们很快砍光了大山，裸出黑土。可几十年间，赤裸的黑色土壤竟又奇迹般窜出了一片片的小白桦、小松林，这真是山神白那恰赐福的宝地啊！再过几天，禁猎令颁布后，这片山林也随之成为军事禁区，归山上的边防哨所守卫。这倒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人们别想打那些小树林的主意，唉，山神白那恰有时真不如边防军哨兵管用，山神守不住山林。

我们朝那片林带跋涉着，不知走了多久，当我们意识到已置身林中时，我和老松坦累得几乎无法站立了，身上蒸腾着热气儿，口里发出老者浊重的喘息。风雪在林中要小得多，树冠成了一顶顶遮雪的大伞。老松坦现在该做的是找个避风的山岩下拢一堆篝火，烧热水，吃东西，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可是，老松坦不想这么做，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听，莫乌热，你听到一种声音吗？”我甩了甩长鬃，那是林外雪的沙沙声，我径直去寻栖息处，我太想俯卧在火旁了。可缰绳给老松坦拉住了。“等等，老伙计，是雅亚，它离我们很近！”我听了一会儿，嗨，大鼻子说得不错，老松坦想熊想魔怔了，熊在哪里？就是近在咫尺，他难道忘了鄂伦春人的狩猎禁忌？即使发现熊洞，看见冬眠的熊，当晚也不能说出口，怕熊在睡梦中得知。过去集体出猎时，发现者只能将一粒松树籽放入“塔坦达”（首领）的皮靴里，“塔坦达”便明白了其意，第二天，再组织众人猎获。老松坦把“雅亚”说出了口，是会惊扰它的，熊有灵性，它什么都知道。老松坦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真是个不祥的夜晚，仿佛一切都失了常，老松坦坚定地认为自己发现了熊，一只壮年的黑熊，并且那熊从冬眠中醒来，走出树洞……老松坦决定跟踪而去。山路越来越崎岖陡峭，马蹄已无法征服了，老松坦就要我留下来，他独个歪歪斜斜向上攀爬着，追踪着想象中的熊……

山神白那恰要把老猎手引向哪里啊？风雪仿佛在不知不觉中